

北京的金山上

on the golden hill of beijing

大仙 /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北京的金山上 / 大仙著. -- 南京 : 凤凰出版社,

2010.10

ISBN 978-7-80729-960-8

I. ①北… II. ①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89676号

|特约策划 王若雅 |特约编辑 区饰飞 |特约监制 陈 江 辛海峰
|印制顾问 徐冬梅 |装帧设计 typo_design

书名 北京的金山上

署 名 大仙

责任编辑 王志钧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
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160mm × 220mm 1/16

印 张 16.5

字 数 200千字

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29-960-8

定 价 26.8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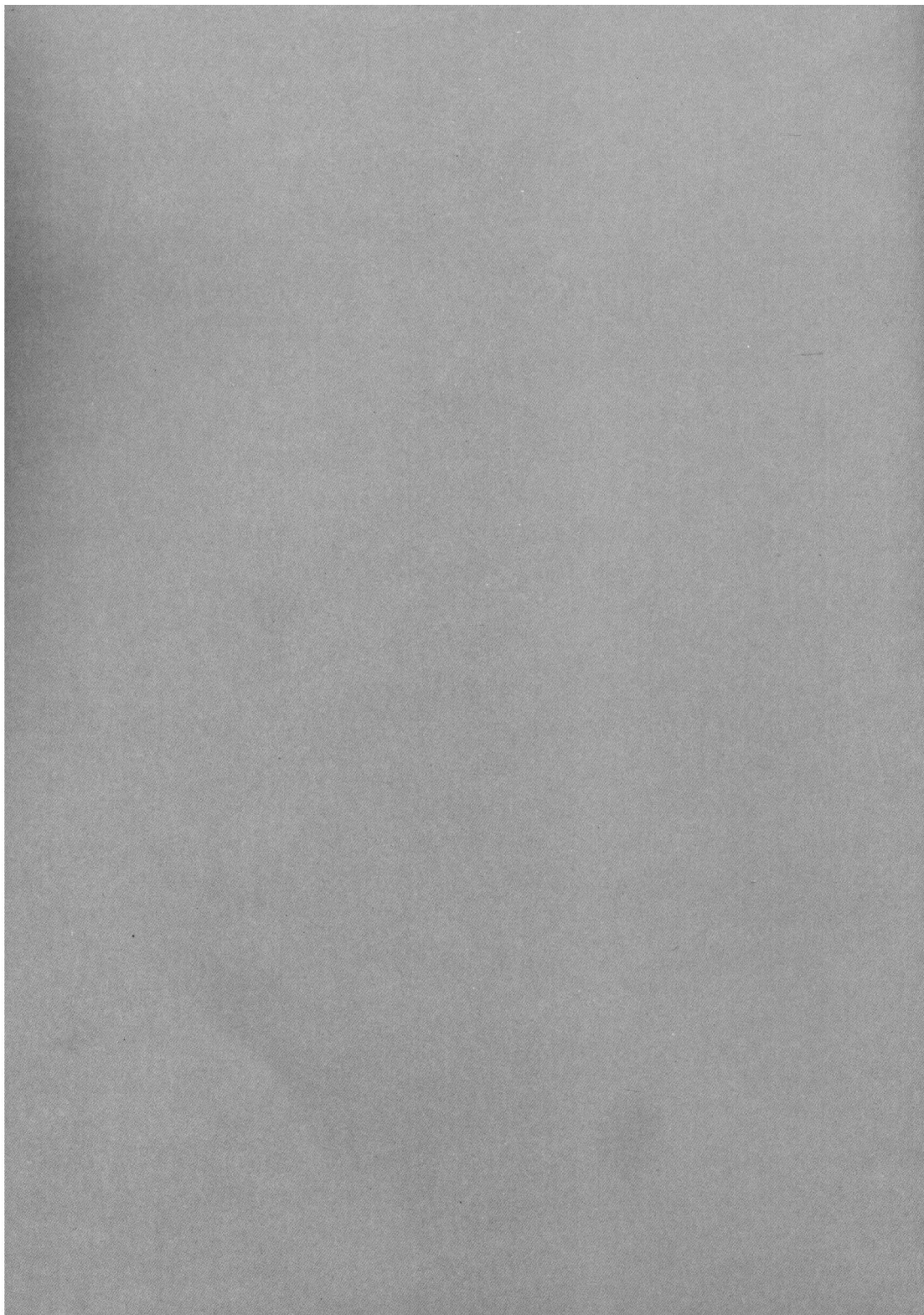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如遇到印装错误,可与发行部门联系调换,联系电话:010-8206-9000

北京的金山上

on the golden hill of beijing

大仙 /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

你是人，我是人，他是人，大家都是人。

北京的金山上

北京的金山上
on the golden hill of beijing

大仙 / 著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七月已至，北京进入了标志性的闷热天气，在最小相对湿度达到80%的湿气中，悠然升起一股闷骚。闷骚是21世纪的特质，而北京典型的“桑拿天”，貌似闷骚的温床。在闷热中释放闷骚，才是绝配。紫禁城形同一座湿蒸房，将闷骚养育得玲珑剔透、珠圆玉润。在全球转暖的今天，你要不闷骚，都对不起这种天气，对不起副热带高压为你提供的深厚暖高压。所以在北京这座城市混的人，一到七八月，压力就特别大。

范世纲走在三里屯的金光大道上，心想：北京这破天儿真够闷骚的。灵机一动，他给闷骚总结了一句话——闷骚就是有礼貌的淫荡。这念头一闪，便觉着天不闷了，因为灵魂吹起了清风。范世纲立马想起张爱玲那句名言——我一经遇着你，便低到尘埃里……

人生果然有如此的低调，低调就是一种强调，强调内心温柔敦厚的格调。从高处不胜寒中滚，去低处不胜烦中混，用低姿态寻求高质量，在低洼处露出一灵魂的风度，这就够了。

想到此，范世纲在闷热与闷骚的夹击中，豁然开朗。他走进三里屯3.3服装大厦，去四层的火麒麟茶餐厅，吃下午茶。

1969年，我10岁，用北京话说——哥们儿一张了。我是一个比共和国晚10年的准同龄人。虽然不是共和国的同龄人，但刚生下来就多灾多难，活生生被卡在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与三年自然灾害的夹缝当中，与共和国没怎么同甘，净是共苦了。共和国一伤心，我就落泪；我一悲痛，祖国就心酸。

三里屯3.3的火麒麟茶餐厅，几乎是范世纲每日用膳之地。用范某人的话说就是——我范某人就是饭某人，吃饭的某个人。所以，范某人也经常在饭否上发些帖子，聊些北京吃喝拉撒的事儿，以聊各种饭局为主。范世纲把吃饭视为用膳，只有用好膳，心地才会善良。人要老没饭吃，就容易去抢劫。

火麒麟里有范世纲的专座，靠窗户的沙发座，这里只能坐俩人，属于一对一对视用餐。除了范世纲，对面那位，来的都是女士，只能是女士。两个糙老爷们儿，在这种具有热带饮食风情的小资一得瑟中，得瑟不出啥结果来。

所以，置身于这种亚文化的用餐环境中，绝对是云对雨，雪对风，晚照对晴空；男对女，雌对雄，睾丸对子宫。来鸿对去燕，宿鸟对鸣虫；明骚对暗贱，花痴对情种。三尺剑，六均弓，岭北对江东；世俗情，天涯梦，淑女对老公。两岸晓烟杨柳绿，一园春雨杏花红；九万里风鹏正举，一尺七腰人来病。两鬓风霜途次早行之客，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；三十功名换来尘与土鳖，八千里路难敌云和月供。

想到此，范世纲心中一叹——啥叫人生？人生就是人被另一个人还有另一个人生下来，让你成为人。多简单一事儿呀，但是弄得特操蛋。

我虽然叫贾靓，但我是真靓——这是85后文艺少女贾靓赖以自豪的座右铭。身为北漂女艺青，贾靓正进入混在北京的初级时段。虽然她是河北张北人，但喜欢在北京漂着，首都多诱惑啊！走在北京东三环人行竖道的每一块铺路石上，极能感觉到理想时空那一块块坚硬的基石，脚下特别有根，心里特别有底，人生即将做大，理想即将做实。

天哪，买尬的！一想到自己能在北京发展，贾靓的内心就骇了起来。有一次，北京传媒学院表演系进修生贾靓同学，突然在鲜花村网站浏览了王朔老师的博客，其中一句刻入心

中的话令她冲动不已。于是她立马冲出去跟人喝大酒，蹦大迪。王朔那句令她冲动不已的话一直在耳边回荡——跃出本质谓之骇！

隐约有召唤，贾靓感觉到，不是一般的召唤，是一种事业的召唤。北京什么文化有限公司的老板召见她，具体是什么公司，名字还真忘了，反正是一家公司。以前也有人召见她，多数都是经纪人，偶然也有某大款，先灌她酒，再图她色，她觉着真没劲。您除了想上我，还有追求么？以你这种牛逼的身份，您上谁都是上，凭啥选择上我呀？我真无辜，我从小就没姑，所以才这么无辜。

但是，这个北京什么文化有限公司的老板范世纲，却给贾靓留下了不错印象，没那么色狼，顶多有点儿小闷骚，还老谈正事儿。一个不好色的男人，一个纵使好色也以闷骚为主旋律的男人，生活在信息大于信仰的时代多不容易啊。喜欢女人，闷在心中，不便张扬，何等含蓄！

男人要不是色狼，有时也对不起女人，那女人白长姿色了？女人的美色，有时就为了把男人培养成色狼，正所谓——你美丽的五官，是我犯罪的开端。不过，即便你是色狼，也别暴力，成么？贾靓不喜欢色狼，喜欢色羊，慢慢来，不急。别上来就跟强奸犯似的，别一亮招式就跟猥亵少女似的，要优柔不迫、缓缓道来，要让女孩适应。

5.

从你起床的那一刻，这一天开始，不管几点起，终归要起来的。你不可能在床上腻歪一整天，就算是醒大酒，或被生活压抑了，那也要爬起来，也要迈进这一天。因为上床，所以才要起床。上床是件很美的事儿，不是因为非得做爱，才要上床，很多时候，上床是因为睡眠的召唤。

但是，你不能老一个人滞留床上，尤其是女人，不能老独守空床。老独守空床，床都烦你。你有时需要一点对事物的撩拨，对异性的暗示，唤起某种对宇内之思或天外之情的冲动。抑或你放低自己，蹲坐于男人的身边，帮他解开风情，或者帮他系上文明扣。请记住，男人掏出来的不一定总是基霸，也有钱或者一颗赤子之心。

现今女人都爱寻求气质，啥叫气质？世界上最虚无的那种东西就叫气质，气质就是空气。很多女人为气质所害，成为气质的附庸，并且沾沾自喜，结果男人凭空一抓，貌似抓住了女人的气质，却越来越远离女人的肉体。气质有时就是一堵无形的墙，让女人跟男人远隔960万平方公里。女人的气质栩栩如生，肉体却痛不欲生。

6.

那年夏天，风雨横扫大地，酒仙桥河水泛滥，漫过堤岸。学校的教室漏雨，我们都停了课，跑到酒仙桥河边抓鱼。

鱼在激流里翻滚，呈现朵朵鱼肚白，被旋涡卷来卷去，无助到极点。我们等待着那些被河水无情打到岸上的鱼，想知道鱼儿是不是真的离不开水。就像我们班那结巴说的——鱼儿离不开……开水，后来这结巴变成了街霸。

这是一个盛大的汛期，在华北平原十分罕见。我们刚学完高尔基的《海燕》，就体验到——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！

无辜的鱼儿被河水纷纷打上岸，大一些的鱼，都被大人抢走了。有的大人干脆把渔网撒到河水中央，借助河水强劲的冲击势头，让一条条找不着北的大鱼自投罗网。

也有一位，穿着一件蓝色跨栏背心，上面印着4号，像老打篮球的，不去河中央张网捕鱼，只在岸边用小网抄鱼，竟也逮了不少条。人送外号——4号打渔的，溜边儿。

我们小孩儿只能捡些大人看不上的小鱼。鱼儿平躺在堤岸上，大口喘着气，眼神很绝望。一个孩子用小木棍戳进鱼儿的胸膛，把鱼的肚子豁开，血腥伴着鱼腥差点儿让我吐出来。有的孩子倒提着鱼的尾巴，互相扔着玩。一条鱼扔到我面前，神志不清，奄奄一息。他们喊着让我扔过去，我照做了，但是手上的鱼腥味让我直犯恶心。从此我就不爱吃鱼，只有鲍鱼和鱼翅尚能接受。

由此我明白了——鱼离开水就不是鱼了，水离开鱼还叫水。以至于多年后我老跟媳妇磨叽一句话——离开我你将流落街头。

范世纲不吃早餐，不是不吃，而是早上起不来，根本就不知道啥叫早餐，当然也看不见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。只有离婚那次，看见了早晨的太阳。那太阳有点儿斜，透着邪气，万丈光芒中藏着一脸小阴霾，一看就是还没升利落呢，跟正午高照的绝不是一个太阳。

街道办事处的小破屋里，竟然挤着七八对儿办离婚的，看来每星期三上午办离婚已跟不上家庭变革的时代潮流了。范世纲就跟前妻起急：你也不早点儿来排队拿号。前妻：我说8点半来，你非说9点半，叫你起个早儿就跟给你上满清十大酷刑似的。范世纲：那《满清十大酷刑》的碟还是我买的，还我！前妻：别烦了，早不知扔哪儿了。

破婚一离，范世纲窜到大街上，有种丧家之犬与漏网之鱼合并的二逼感觉。他大脑有些缺氧，不是因为离婚而缺氧，而是因为办离婚起得太早而缺氧。为了这把离婚，他不敢睡觉，洗浴城撮了一宿麻将，就熬离婚这钟点儿，就怕一觉睡到二婚都离了。

人生为何会穿帮？你得去问戴川邦。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老坐庄！

戴川邦，一位经常被穿帮的悲壮人士，在2009年无比闷热的夏天，正在攒一个画展。在经危年代，也就是经济危机年代，艺术市场不景气，好些画家的画卖不动，赔等着坐吃山空。混得惨点儿艺术家，已经租不起工作室，甚至连住的房都租不起了。艺术家，光有艺术，没家了。

看到一些画家放弃了艺术追求，用仅有的钱加盟成都小吃、国贸烤翅、马兰拉面、桂林米粉，弄个小门面维持生计。戴川邦心里不落忍，憋着扶植穷困艺术家一把。于是他紧急

开始策展，希望通过人脉关系给艺术品卖个说得过去的价，让艺术家们能够安心创作。

在艺术品放之四海而皆牛那阵儿，戴川邦从中段杀了进来，聚敛了一些艺术大腕有升值潜力的作品，基础工程还算牢固。但由于进圈较晚，戴川邦并没有获得那些艺术骇腕的炫目资源，巅峰艺术家一个也没收，仅在一线弱二线强的画家中，有所斩获，属于中打中闹，不上不下。

不过，戴川邦的势头还算流畅，他的策展趣向和艺术品位比较独到，剑出偏锋而又锋芒直逼，不是歪逼。他所创立的“北京坐庄艺术基地”已小有名声。起照的时候，本来想叫“北京连庄艺术基地”，但工商反感这一称呼，怎么看怎么也不像艺术基地，而像麻将基地，并且还号称连庄，还让不让别人活了？退一步，低调些，坐庄吧。

戴川邦不得已只好求其次，坐庄就坐庄吧，反正在庄上，没准儿还上楼。在北京来广营费家村的坐庄艺术基地，戴川邦收了不少新锐艺术家和潦倒艺术家，新锐艺术家是80后，潦倒艺术家是北漂族。戴川邦跟他们放出话来——给你们三年，必须成腕儿，否则滚！

9.

窗棂旁

泪光柔和了骄阳

琴声正咀嚼着伤

而我在等待破晓的曙光

当凯旋曲开始悠扬

旭日从东方破浪

颌首期待我有一双硬肩膀

这是南拳妈妈的《破晓》之歌，混过夜店并且混骇的人，都见过破晓时分。我见的破晓比正午都多，一度甚至喜欢上在破晓时分，把人生看破了。

北京的黎明，天真的亮了。我经常以为黎明是黑的呢，一查小学课本，黎明不黑，黎

在这烂醉的清晨，我跟妹妹们连混四宿，四度迎接黎明。黎明是黑夜的G点，但我已无力振作，回家顾不上洗洗睡了，已经不洗就睡。

10.

一个北京人老吃下午茶，是否有些装逼？其实不装。打小就在陈各庄、崔各庄、豆各庄混，装点儿又怎么了？范世纲心想：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，庄和装还不同呢，有人庄雅婷、有人装深沉、有人装高贵，我呢——庄魂弹，灵魂射出的子弹，命中十环以上，嘿嘿。

在3.3个性服装市场，范世纲经常跟一个叫庄鸿雁的妹妹打碴儿逗咳嗽。这妹妹开了一家尾货服饰小店，号称只卖装名牌。范世纲逗她：庄鸿雁卖装名牌，绝配，超搭，蛮有一股和谐黑涩会的气质。庄鸿雁：我有啥破气质？也就装逼装成哥的红颜知己。范世纲狂乐：庄鸿雁不愧是装红颜，装得那么到位，比我都能装、都会装，哥服了。庄鸿雁说：服了就对了，要不我怎么卖服装呢，服装服装，你必须服我这装的。

范世纲不是成心得瑟，专吃下午茶，而是他一般下午1点起、2点上班、3点吃午饭，下午茶是他一天的第一顿饭。范世纲头回出国，去的是赫尔辛基和斯德哥尔摩。到了那儿就傻了眼，北欧人民生活那叫一滋润，高福利撑着，活遍天下无对手。下午2点就喝酒熏咖啡，穿吊带或三点晒日光浴，商店一过6点就关门，晚上9点开始骇，一骇到天明。骂得还让人不让人活了，回国后还上什么班呀？

所以，范世纲下午3点吃午饭，晚上9点吃晚饭，得益于他头一回出国的体验。他很不理解中国饭馆下午5点半就开始人满为患，那时候正是夕阳无限好的时辰，挤在饭馆里暴撮，有煞风景。他不禁要问：中国人除了吃饭还会干别的吗？就一破家常菜，至于吗！不是盐，就是油，那还叫菜吗？中国人就不会饿着肚子，先到健身房里走两道瑜伽，让清气上升，浊气下降，然后神清气爽吃点柔和的？非得肉山酒海吃饱了撑的点一桌子吃不完，打包带走又嫌麻烦，觉着跌份儿，索性把剩菜盘子掬得跟喜马拉雅山一边儿高。

林商跟戴川邦结婚快两年了，随着婚姻的延续，她渐渐觉着跟戴川邦结婚貌似结错了，结婚如穿帮，结婚仪式险成穿帮大典。

林商生于1977年，比生于1968年的戴川邦小9岁，据说女的找一个比自己大9岁的男人能够长久。这是一个算命瞎子跟她说的，她直后悔听了瞎子一句话，就把自己嫁了出去，让瞎子算命，不是瞎算吗？

可是不嫁又怎么着，社会上的势利眼不一直在攻击大龄剩女吗？林商就是想不通，剩女怎么啦？又没碍你什么事儿，又没抢你破老公，又没剩你们家去。你倒是不剩，嫁一奸懒谗滑有欺骗倾向的恶男，最后啥都不剩！

这个社会拧巴的大环境为青年女子所呈现的理念无非就是——扛住了不嫁，崩溃了就离！

林商是做杂志的，南方小女子，北京读大学，大学毕业后，投身媒体圈，在一家叫《原生态》的杂志做编辑部主任。别看林商是南方小女子，却有北方大气质，用林商的话说就是——空气中已经没呼吸了，只剩下气质。

其实北方，包括北京有啥大气质呢？不外乎就是刀枪剑戟四种气质，也就是叨呛贱挤四种气质。叨——爱叨唠、能侃、能喷、能晕、会来事儿；呛——喜欢跟人呛呛、爱争论、好管闲事、假装路见不平拔牙签相助；贱——北方比南方还贱，文化人比老百姓更贱，贱得滴滴叫啊有时，贱都成风格了，成时尚了，她认识一个叫范世纲的老北京混混儿，外号就叫“犯贱抽”；挤——北方人，尤其北京人挤对人，那真是巧夺天工，浑然天成，一句话能把人噎半年，一标点符号能让你堵三天。

林商，灵气在南方，性格通北方，南北合一脉，刚柔俱迸发。在北京混了快十年，林商普通话中一丝南腔都绝迹，根本看不出她是江浙女孩，地道的北京南城腔。别忘了，人可是看着玉泉营环岛家具建材城，怎么从火烧连营到重振雄风的。

可是，在她跟北京60后男戴川邦结了婚之后，人生的轨迹渐渐离谱。

戴川邦其实挺喜欢林商的，不喜欢干吗要娶她？人类在21世纪混了几年之后，突然觉着再说“爱”什么的特别俗，“我爱你”真说不出口。十七八岁还能挂在嘴边，二十好几就算了，三十不小四十已老突然蹦出一句“我爱你”，满大街都以为你在装嫩装碧绿。所以说“喜欢”不说“爱”，显得比较轻松随意。人只有学会了轻松随意，才能轻灵飘逸。

2007年林商年满三十，女人到三张的时候，特想把自己嫁出去，林商便动了与戴川邦结婚起证的念头。戴川邦倒是无所谓结不结，结也行，不结也成。结婚在当代来说，貌似已无足轻重，既然不结也能过，那又何必结呢？有时结了之后，反而不好过了。

戴川邦认识林商两年，属于再简单不过的同居状态。当代有文化资质的青中年，已视同居生活为寻常的两性沟通模式，介乎玩伴与配偶之间，一种微妙的第三者性质，不是插足的那种第三者，而是两性关系中的第三种含义，既不同于婚姻配偶，也不同于肉体交易，而是性同居，或者叫准伴侣。

这样挺好的，不累，不复杂，没有一纸婚姻的束缚，哪说哪了，聚散自如。但是林商绷不住了，想结。女人三十如狼、四十如虎。三十如狼的时候，磨叽着结婚；四十如虎的时候，容易遭遗弃。

戴川邦这个人，事业上挺较真儿，生活上没原则，所以就从了，跟林商起了证，办了婚宴。何况，他觉着林商这女人不错，有女人味，属于半知性小资半江湖女侠的那种，跟她混成一对夫妻，也许是天意。

但是，让林商备感错愕的是，婚礼的伴娘庄鸿雁，竟然是戴川邦的前女友，在婚礼上俩人眉来眼去，真闹心！林商跟庄鸿雁也算是闺密，婚后才知道庄鸿雁是戴川邦的前任红颜，早知如此不让她当伴娘了，当时庄鸿雁主动请缨非要当伴娘，一看就没憋好屁。婚后，林商心里膈应得慌，觉着与戴川邦这档子婚姻从一开始就穿了帮，她甚至怀疑戴川邦跟庄鸿雁至今还有一腿。